

# 试论“风骨”在盛唐诗歌中的体现

胡 国 瑞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两个令人神往的时期,就是“建安”和“盛唐”。这两个时期诗歌的共同特点,乃是艺术感染力强,诗人在作品中抒发的感情,极易为读者所接受。《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建安诗风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而盛唐时期诗人的创作,还是符合并发展了建安时期的这种诗风的。

当公元七世纪的后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陈子昂即旗帜鲜明地提出恢复“汉魏风骨”的主张(“汉魏”在这里是指建安到魏初的时期,在文学史上,“建安”概念即统包了这一时期),并以自己的创作大力实践了这一主张。到了八世纪前端的大半个世纪,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及时代的要求,陈子昂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力的发扬和发展,成了诗人们一致奉行的创作准则。高适有句云:“周旋梁宋间,感激建安时。”①李白在其《古风》第一首中更明确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说:“蓬莱文章建安骨。”②可见“建安”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的地位。和他们同时的殷璠在其《河岳英灵集序》中即曾写道:“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他在“集论”中表明他所选的诗编,“言气骨则建安为俦。”他在几处诗人评介中,谓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说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称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可见就在盛唐期间,评选家对于当时诗歌的成就所在及与建安时代的关系,是有着明确的认识的。

在建安和盛唐期间的诗人中,我们可见到他们的作品风貌有非常类似的。试看下面的两首诗: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

曹植《杂诗六首》之四

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由来紫宫女,共妒青蛾眉。归去潇湘沚。沉吟何足悲!

李白《古风》之四十九

这两首诗由于取材及寓兴基本一致,所以它们相类似的迹象非常明显,不过由于各人的个性及处境不同,前者较和婉而后者较愤激,表现的情绪略有不同。

更看下面的两首诗: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隧,翩翩飞戍旗。行者不顾返,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咨!

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三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人生有离合。岂择盛衰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杜甫《垂老别》

这两首诗的风格极相类似,并不在迹象上而在于总的精神上。这两首诗同样的在我们眼前生动地展示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社会场景,人民在战乱中的生活命运是如此悲惨!给人

的感受非常具体真切。它们以朴素、明确而简练的语言，恰如其分的描绘出诗人亲身感受的现实生活，确实是“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所以呈现的形象浑然一片，明切真实而无丝毫罅隙，因此对读者起着很强的感染力。

从上举两组建安与盛唐诗人风格相类的诗，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两个时期诗歌精神的一致之处。但盛唐终不同于建安，无论在社会生活或诗歌本身从内容到形式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所以盛唐诗歌成就之辉煌，足以包笼建安，在诗歌领域内形成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李白在其《古风》第一首中曾这样的形容说：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  
乘运共跻攀，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这几句话绝非李白对玄宗统治的无谓颂扬，确是如实的从多方面概括地形容出了开元时期诗坛上的盛况。这时无数诗人各以其卓越的成就，驰骋于诗坛，真如秋夜晴空，众星罗列，闪耀着清美的光辉。而这里所说的“清真”，正是当时政治和文学两方面风气一致的实际概括。殷璠所谓“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与李白的看法，完全一致的。我们从历史记载上可以看到，在开元初期，玄宗确是注意崇尚实际，斥远浮华，这种较淳朴的政治风尚，当然有助于陈子昂倡导的诗风的发展的。诗风上的“清真”，就是弃绝形式的绮丽和内容的虚伪，以朴素明确的语言抒发现实生活的激情，也正是“建安风骨”的精神所在。我们阅读这时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觉得极富于现实感，描写景物，宛然似在目前，抒陈怀抱，使人如见肺腑，气足神完，浑然一体，这种艺术成就，可以诗歌本身所具有的“风骨”力量来说明的。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的《风骨》篇的首端对“风骨”作了如下的阐述：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

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

在这段文章里，包含三层意思：首先从标立“风骨”的概念中，表明了对文章情辞的标准要求。风有动摇事物的力量，文章的情意也须有动摇读者心灵的效果；骨有坚实的性质，文章的修辞也必须坚实而不可移动。所谓“必始”和“莫先”，就是说二者是临文的首要工夫。其次是指应如何致力于“风骨”，要使文章有骨力，必须属辞端直，即使用的语言要准确有力；要使文章能感动人，必须情意明畅。最后表述“风骨”工夫深练所达到的境地，就是用辞精当，表情显明。总括说来，“风骨”的概念，包含着文学创作工夫的两个方面，即运用语言和表达情意。它的高度要求，在能以精当的语言，明朗地表达情意，具有易于感人的艺术力量。

我们试看李白的诗歌，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可说是直承建安时代的创作精神的，除了前面曾举出过的“美人出南国”外，还可拈出许多它们风格面貌极近的作品，如其第三十九首：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  
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  
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  
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

这简直是一幅时政昏暗、贤愚颠倒的朝局图画，从末四句给读者的启示，可知这绝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象的描绘。诗人以比兴的手法，通过对于一片肃杀的时节风物的感受，征象地展示出他所蒿目惊心的昏乱政治形势。虽然诗人的激情最后明显地“宣泄”了出来，而其在整个形象中所寄寓的情绪及意义，仍自使读者体味不尽。这首诗只在末二句表明己情，启示读者了然于通首的用意，而整个象征性的形象，仍是运用建安时代发展起来的比兴手法描绘出的。

总的说来，李白《古风》的性质，与阮籍

的《咏怀》和陈子昂的《感遇》是一脉相承的。明代胡震亨曾把他们三人的诗风作了比较，说阮籍“文多隐避，归趋未易测求”，陈子昂“浑穆之象，尚多包含”，而“太白六十篇中，非指言时事，即感伤己遭，循径而窥，又觉易尽；此则役于风气之递盛，不得不以才情相胜，宣泄见长，律之往制，未免言表系外，尚有可议，亦时会使然，非后贤果不及前哲也。”胡氏说李白异于陈、阮、“亦时会使然”，这是对的；但李白的异于阮的“文多隐避，归趋难求”，及陈的“浑穆”，而以“宣泄见长”，正是李白胜前人处，这样即令读者易于感到他“指言时事，感伤己遭”的事实及意义所在。下面就胡氏所谓“易尽”的作品录出看看：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 李白《古风》之三十四

燕臣昔劾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

#### 李白《古风》之三十七

前首乃如胡氏所说的“指言时事”之作，后一篇则是所谓“感己遭”的。前首显为对南诏用兵而发。据《通鉴》天宝十载记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我们对照这段史实来读这首诗，觉得它所展示的形象意义，与杜甫的《兵车行》是一致的。它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同是一幅人民被迫去为不义战争送死的临发的急剧悲惨场景，

俱足令人惊心怵目，与建安时代曹、王诸人的伤乱之作，可谓异曲同工。象这样“指言时事”，“宣泄”尽致，正是作为一位诗人忠于现实对自己所提出的任务的表现。后一首“燕臣昔劾哭”篇，显然是天宝初年遭谗被迫离去长安后写的。诗人因悲伤己身遭际而深致慨于古今之谗谄害正，诗中对照地运用几种与善恶同类的事物作比喻，极能令人感到小人朋比倾害善类之可伤。发端四句为了针对自己命运举出古代重冤终得昭雪而连用二事，但并不妨碍读者的易于理解，倒是发出很强烈的撼人力量。篇中抒发的感情，联系着诗人的生平志气及遭际是极易理解的。浮云蔽日，“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比起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③词意还是大为和婉的。在李白的《古风》诗中，许多“指言时事”或“感伤己遭”的作品，以苍劲的语言，把感情抒发得充分而易感，尽管是尽情宣泄，仍自使读者体味不尽，这正是建安诗歌风骨力量的重振。

回顾建安诗风的形成，首先是五言诗体本身正当成熟之初，如新生事物，赋性醇朴，未经雕染，故“自然英旨”。这时值社会动乱之际，儒家思想的桎梏已经碎脱，诗人们在民歌影响下，抒发其现实生活激情，尽可“慷慨任气，磊落使才”，乃使诗坛腾耀起清壮的光辉，启导出坦荡修远的诗歌道路。盛唐开元年间，政治局面开阔，与建安时代虽治乱迥殊，而是同样可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从唐初起，诗歌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渐脱弃绮靡，步入清新之境。及陈子昂卓然高呼，振起“汉魏风骨”，到开元年间得到诗人们普遍的响应，于是整个诗歌领域内，旗帜焕然一新。这时李白以恢复诗歌的“古道”自任，他在其《古风》第一首中即开宗明义地郑重表明，他在诗歌创作上所以取得伟大成就，主要是他能远承源于“诗”、“骚”及民歌的建安诗歌创作精神，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李白以外，在高适的诗中，我们也可看到建安精神较丰富的体现。如他的北上蓟门及

漫游梁宋间的作品，都如《河岳英灵集》中所说的，“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前者如《塞上》、《蓟中作》，与陈子昂《感遇》诗中的歌咏边塞诸作，风格几无二致。其《蓟门行五首》，是表现得卓然殊异的：

蓟门逢故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

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糠覈，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泪沾臆。

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

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

茫茫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这五首诗反映边塞战士的生活和感情是相当丰富的，可是每章中无论叙事、抒情、写景都很精练斩截，如老树皱石，略无浮土散枝，色调苍老，辞气健劲。他漫游梁宋间时，由于落拓风尘，沉迹渔樵，颇能留心社会现实，又因他“尚节义”，“为诗以气质自高”，<sup>④</sup>所以他这时留下的作品，无论是写旅途经历或朋友酬赠，以及放眼山川和缅怀往古，都能以强健的笔力，慷慨地抒发其磊落的襟抱。下面是其《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的二首：

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乌鹵。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

朝景入平川，川长复垂柳。遥看魏公墓，突兀前山后。忆昔大业时，群雄角奔走。伊人何电迈，独立风尘首。传檄举敖仓，拥兵屯洛口，连营一百万，六合如可有。方项终比肩，乱隋将假手，力争固难恃，骄战曷能久！若使学萧曹，功名当不朽。

广阔社会中的漫游生活，扩大了诗人的眼界和胸襟，有助于展开盛唐诗歌的新气象。无论是耳目接触的民生疾苦，或旅途经历的历史遗迹，在具有“喜功名，尚节义”的性格的诗人歌咏中，自易激发出慷慨的声响。前首关心民瘼，叙来意绪深长，气势沉着。次首

因经李密墓而追想其当时军威之盛，写来犹如风驰电掣，势欲笼盖天地。末端评论其结局，意亦严正。二诗因内容不同，故咏来声调缓急高下亦殊，而它们并一致地情辞适称，意无枝蔓，故读来自觉通体精警，不致感到平庸厌倦。在高适集中，即使是较长篇章，如《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之类，亦能令人娓娓寻绎，不觉随之向尽。他所以取得这种艺术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无论叙事抒情，俱能率陈胸臆，辞意真切，这样自易使读者深受感染。

杜甫比高、李生年虽稍晚，他们主要的生活时间相同，前后相差不远。杜甫诗歌风骨的体现，也和高、李等人是一致的。他的许多著名的作品，短篇如“前后出塞”、《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稍长的如《述怀》“去年潼关破”，长篇如《自京赴奉先咏怀》及《北征》等，所有国家重大变故，社会人情事物，家庭骨肉情态，以及自己心理活动，写来无不深中人意，使读者感到词意完足尽致，真所谓“毫发无遗憾”。与李白、高适、杜甫等同时的其他诗人，如王维、李颀、崔颢、王昌龄等等，虽面貌各殊，但他们都共同的以其创作形成一种时代特色，即所谓的盛唐气象。这时由于国家政治局势开朗，诗人活动的地域广阔，诗人们的眼界胸襟也都开阔，他们各自在社会现实中从事志业的追求，以其生活激情之歌咏，故一致地富于生活气息，使人感觉非常新鲜，这时诗人们共同在诗歌中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丰富，为唐代其它时期所不可及。诗人们在歌咏时，都能纵任性情，把自己的实际生活感受，真率地抒写出来，运意谋篇，裁制称情，一气贯注，而不枝蔓，造句遣词，朴素精约，不尚雕饰，故使人读来感觉内容充实，艺术醇美，而气象恢廓，诗坛上呈现出罕见的繁荣光辉气象。随后的中唐时期，诗人们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锐意创新，独辟蹊径，丰富了诗歌领域的艺术成就，但他们追求生奇的往往流于艰涩。趋向平易的不免失之缓弱，因而在艺术感

染力上远逊于盛唐，这是可以从“风骨”上追究其根源的。这两个时期诗歌艺术风貌的分野，以宏观的眼光来估量，也是显而易见的。

盛唐诗歌的壮观，除了由于诗歌所反映社会生活内容的广阔丰富，还有诗体本身的发展完善这一重要因素。以七言古体而论，自鲍照以《行路难》十八首莫立这一诗体的基础后，到梁、陈两代虽有所发展，然皆缓慢无力，正如刘勰所指出的，“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唐代初期，七古内容虽渐有所更新，而格调尚多因循旧制，诗评家所谓的“初唐体”，即指此种，大致整齐工丽。及至盛唐，因社会生活内容的广阔，诗人适应其抒发感情的需要，在七古这一诗体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性，运用之际，简直变化无方，凡篇幅之长短，句法之参差，韵律之变换，章法气势之开阖起伏，俱恣意所适，各臻妙境。在这一诗体上，李白、杜甫最为擅长，高适、岑参、李颀亦各有其特殊造诣，他们的作品虽风格各异，而其具有“风骨”力量则是一致的。王维中年以后，为了适应抒发其亦官亦隐的生活情调，诗作全为五言，而其少年创作的七古虽犹沿初唐格式，而气象已属盛唐。我们读李白七古时，常觉其豪迈之气，壮人心神，实由其属辞飞动有力。如云：“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⑤“黄河之水”语极寻常，于其下着以“天上来”，则骤然使人感到黄河之水来势之高远迅急，在读者面前即刻展示出一幅辽阔的空间意象。下面接着来一句“奔流到海不复回”，又使人记起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从而产生时光流逝一往不返的概念。随后二句明白形容人生易老，而说“朝如青丝暮成雪”，把人生的时间拉缩得这般紧迫。整个四句使人们从时光迅急飞逝中产生人生短促之感，但其情调是慷慨而不是低沉，这是由其辞句组合生发的骨力所决定的。又如其《北风行》末二句云：“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捧土塞黄河乃是不可想象的事，而认为“尚可”，以相

对地极言丈夫战死的妻子当雨雪时要想裁断其悲恨之难，她的感情表现得这般强烈，乃从诗人极度夸张有力的言辞中腾发出的。当然，这种豪迈雄劲的诗句，在篇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所有情辞相称的语句结合中发挥其作用，以完整的篇体获致强有力的艺术效果的。

杜甫自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属语遣词、必极尽意之所至，以求在形神上符合所写的实际，而七古不似五古，可以从容委曲叙写，文词更须有强健的骨力，乃能振起气势而不致庸沓软弱，所以杜甫七古的风格，大致是沉着雄健的。试看其一首七言短古《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  
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  
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  
更望官军至。

通篇只八句，一次重大战役结束后的战场景象，敌人战胜后的气焰，以及长安当时的民情，如此复杂的现实情况，这样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野旷”句之后，继以“四万义军同日死”，便赋予这种清朗沉寂的景象以异常惨痛的感觉。全首语句都如金石般的坚实，真所谓“捶字坚而难移”的。至于长篇歌行，必须有章法变化，波澜起伏转折，然终须词力完足，一气贯注，无所蹇蹶，乃称杰构。这类作品，在李、杜集中，信手可得，盛唐并峙双峰，七古亦其岭峦峻绝处。其余名家如高适、岑参、李颀等，各以其现实生活激情发为歌咏，虽风格面貌各殊，而其词语并从实际生活感受中精心结意锻炼出，故皆坚实有力，使读者感觉真切新鲜。如高适的《燕歌行》乃因感于当时边塞实际产生的事端而作，虽是采用初唐七古体格，而读者自然感觉为盛唐强音，即由其气骨强健，故历来被视为七古名篇。七言古体实为盛唐诗坛奇观，中唐唯韩愈可以追踪其间，白居易除《长恨歌》、《琵琶行》及《新乐府》的某些篇章外，其他所有作品均觉平庸无可观，实由率意赋出，缺乏骨力，也就缺乏感染力。此后，七古名篇

在诗人中虽偶而闪见，但终觉是音响寂寥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里说“声律风骨始备矣”，把声律与“风骨”并提，声律当指近体，则“风骨”专属古体所有。殷璠又谓陶翰“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查其所选陶翰作品，仅有五古，而被唐人推崇的建安，亦止五古。这样理解“风骨”的作用，就很窄狭了。而刘勰论述“风骨”，举到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及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揆之“风骨”的涵义，应是各种文体作品共有的现象。而探索“风”的概念由来及其意义，则“风骨”用之于诗最为适宜，故唐人用以称道建安诗歌的艺术成就所在。然建安时代盛行的诗体止于五言，而盛唐则各体皆备。所以，盛唐时代诗歌的“风骨”，应是具备在各种诗体上的。放眼盛唐，即近体的各种律绝的成就，总的讲来也是后代所不可企及的。即以七律而论，老杜的成就是最为宏伟的。这一诗体形式工整，王世贞曾比喻说：“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云台，材木铄两悉配乃可耳。”<sup>⑩</sup>就是说七律须通篇字字匀称，这是非有强健的骨力不可的。而他所有歌咏，都从所歌咏事物本身的构思中锻炼文词，故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如《秋兴八首》，全从眼前景物及国家时事抒发感慨，而以直接精审的词语表达出来。八首中只用了张骞奉使乘槎一个典，“匡衡抗疏”、“刘向传经”乃是用古人自喻心情，“西望瑶池”二句因描写到宫庭而藉以形容玄宗过去的腐朽宫庭生活，故读此八首诗时，觉此老一身飘泊峡中，关怀国家，感慨万端的爱国诗人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时其他诗人的七律亦莫不如此，如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等人同作的早朝大明宫诗，除了杜甫用了一个“风毛”的典以称赞贾至，所有的都是直接描写，所以呈现眼前的是一片佳气葱茏、景色鲜丽、场面盛大的宫庭气象，绝不似初唐的那些雕绘满眼而毫无生气的应制之作。试观他们各诗中的颌联和颈联：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转流莺绕建章。剑佩声随玉辇步，衣冠身染御炉香。

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回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岑参《奉和中书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虽然对仗工整，辞采精美，而读来毫无凝滞疏隔之感。中唐时期，七律一体，刘禹锡创作最为丰富，而下笔必须用事，虽辞意丰赡整练，然气象萧疏，已逊盛唐此体之雄浑鲜华，盛唐诗歌的特质，从这样比较中也觉很显然。

七绝为整个唐代诗人常用的诗体，中唐时期，可读的作品亦多，总的看来，已缺乏盛唐的开朗气象。这种差别，可从时代的政治及文学风气探索解释的。如七绝中常见的边塞主题，盛唐歌咏的高唱，中唐诗人即难乎为继，试看王昌龄的一首《从军行》：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

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通篇辞气强劲，音响宏壮，一片紧急的战争气氛，雄劲的行军姿势，以及前线捷报带来的无限快感，全纳入这二十八字短幅描绘中，使人如闻大唐王朝雄武的军声。这类的诗，从其语言构成的形象气氛，使人充分感到当时国势的强盛，正由于诗人生活在这样强盛的时代，所以他们发出的心声自然宏壮，而绝无懦弱。即从本诗首句“大漠风尘日色昏”，推及“黄河远上白云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人们笔下这类雄浑辽阔的边塞自然景象的呈现，正表现了他们在这样时代气氛中所形成的壮阔胸襟，及因之发出的雄壮强健的词力。中唐时期，以七绝歌咏边塞战争生活的莫过于李益，下录二首是其最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夜上受降城闻笛》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  
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从军北征》

二诗取材运意基本一致，都从塞上事物景色  
衬托出战士滋生的家乡情绪，景色情思，互  
相生发，极情调悠扬之致，至足令人荡气回  
肠。然而二诗语调都是低沉的，虽能使读者  
一唱三叹，终令人情思掩抑不扬。这时诗人  
已处于国势衰乱之后，内有藩镇割据，外有  
吐蕃、党项侵扰，唐王朝对外处于守势，根  
本不可能如盛唐时之扬兵塞上，唱出“黄沙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  
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样豪迈的时代  
强音，黯淡的现实，使诗人吐出的心声，不  
能不流于哀婉。然细考实际，李益的众多低  
吟中，也还偶然发出强烈音响，王昌龄的高  
唱里，也不免有触动遐思的：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  
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李益《塞下曲》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  
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  
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王昌龄《从军行》

在这里不必说李益是强作壮语，王昌龄的  
表达的乃是人情的不免，但二者在各自集中  
都是少见的，而主要的表现固是显然有别，  
它们是各自时代风气的体现，譬如春秋二季，  
各有佳景，而气象自当有所殊异，阳春的风  
物，必然是舒畅发扬的。

怀古之作，刘禹锡的《石头城》历来被称  
为绝唱：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  
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可是，我们再看看李白的《苏台览古》：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  
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二诗同是藉明月起兴，致慨于古今人事的  
变化，明月依旧，而人事全非。然二诗情调迥

异。刘诗属辞布景，都具有沉寂虚暗性质，  
令人读后滋生一种空寂怅惘之感。李诗虽在  
发端以“旧苑荒台”点题，而紧接以“杨柳新”，  
便使旧墟充满生意，次句更从听觉宕开写去，  
似觉清歌回荡远空，洋溢着时节景象新鲜的  
欢悦，虽是“旧苑荒台”，而耳目所接，尽是  
一片天机活泼的气象。后二句乃就“旧苑荒  
台”怀念到往古人事，意谓曾在此地游乐的  
吴王宫里的美人，惟江上明月曾经照见，而  
此时人们当春气妍和，喜气洋洋地歌唱着，  
似乎根本不知此地往古所有一切的，诗人的  
精神和西江上的月光，融会扩展到无限广阔  
的境界，人世兴亡之念当无所容心了。而刘  
诗中的一切物象，俱蒙上人事沧桑的影迹，  
诗人眼中的月色，仅聚敛在秦淮河上、石头  
城边一隅阴森沉寂之境，表现了作者的低回  
不能自己之感。他们二人各自的遣词及缀属  
辞句所构成的意象，“阴阳惨舒”，如此殊  
异，固然与人的气质有关，而时代的因素也  
是很重要的。

严羽说诗应“不落言筌”，形容盛唐人  
诗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对于盛  
唐诗歌的体会，可以说是很精细微妙的。由  
于“不落言筌”，所以使人感到“无迹可求”。  
盛唐许多诗人，众口同声，神往于“建安风  
骨”，实由当时社会风气及诗歌本身产生  
的时代要求。而盛唐诗歌成就的宏伟，远  
超越建安，也是由时代及诗歌本身的发展  
所决定。风骨只是诗歌创作的部分工夫所  
在，并不是诗歌的一切。在创作过程中，还  
有其它多方面的艺术方法和手段相协合。但  
诗歌作品最基本要素，不外情辞二者，情能  
如风之动人，首在辞具坚实的骨力，故“风  
骨”在整个创作上乃是“原始以要终”的。  
从“风骨”着眼考察盛唐诗歌成就的特色，  
当有助于对盛唐诗歌的认识的。

注释：

- ① 高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
- ②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 ③ 曹植《赠白马王彪》。
- ④ 见《全唐诗》第二一卷，《高适小传》。
- ⑤ 李白《将进酒》。
- ⑥ 转引自《唐音癸签》卷三。